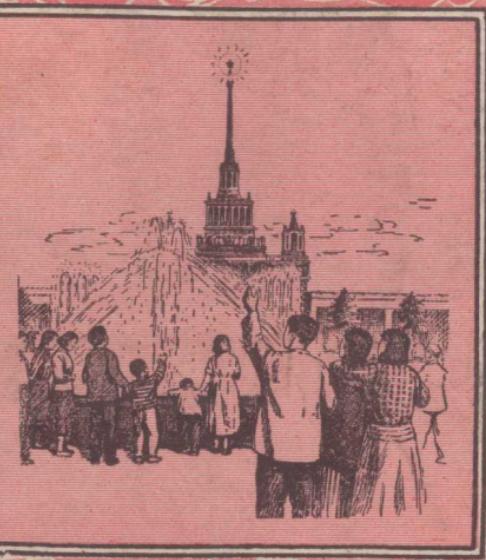


工廠演唱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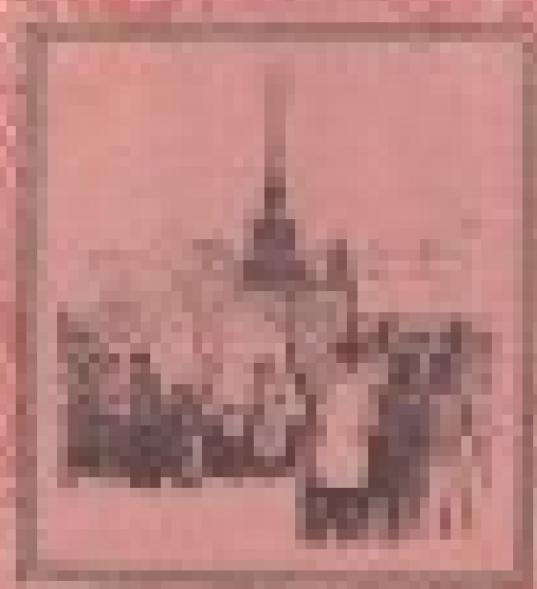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宣传部编

我们的明天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三國演義



三國演義

我们的明天

王德文著

工厂演唱材料

我 們 的 明 天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宣传部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716.1
863

內容提要

这本集子包括快板、評彈、說唱、小演唱作品九篇。
都是一九五五年上海市工人曲藝會演的得獎作品。

九篇中除“不讓惡狼隱藏”、“機警的高寶龍”二篇反映肅清反革命斗争中湧現的新新人物外，其余都是描寫工業生產戰線與郵務、运输工作中的模範人物，歌頌建立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一致的思想基礎上的先進行為，描寫新人物的成長過程，表現工人階級對自己美好生活的確信與公而忘私的獻身精神。



工厂演唱材料

我們的明天

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宣傳部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58弄2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78號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开本：787×1092 紫1/36 印張：2 14/18 字數：54,000

1956年6月第1版 195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統一書號：T10077·254

定价：0.25元

目 次

不讓惡狼隱藏 (快板)	傅云根	1
机警的高宝龍 (評話)	阮志浩 龐其凱	6
投遞員的榮譽 (評彈)	嚴經坤 孫 謂	16
阿慶師傅 (評彈)	沈偉鵬	33
競賽 (評彈)	吳介人	45
懷疑錯了 (沪劇說唱)	陳鴻聲	59
飛過康藏高原 (沪劇說唱)	李上春	69
我們的明天 (沪劇小演唱)	李上春	77
秋雨前后 (沪劇小演唱)	毛炳甫 高寶銀	87

不讓惡狼隱藏（快板）

四三六厂 傅云根

电焊火光閃閃亮，
鉚釘槍声音好象放机槍，
一条条新船，立在船台上，
好似那英勇的战士待命上戰場。
不表那工地上生產多緊張，
談一談，辦公室里坐着一位
年青小工匠，
圓圓的臉蛋黑臉膛，
右臉上有个刀疤在發光。
只見他緊鎖着双眉臉紅漲，
咬着嘴唇心情頂緊張。
他姓周，名叫周來泉，
年紀輕輕体格強。
周來泉不為生產心發愁，

也不是損壞了工具暗沮喪，
他想的只有一件事，
黃偉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支部書記要我提材料，
我想來想去实在少主張。
黃偉待我这么好，
对他怀疑不应当，
租房子我嫌租錢大，
黃偉就借給我一間后廂房；
三月里我有急用缺少錢，
黃偉借錢給我爽爽快快多漂亮；
他待人和氣常帶笑，
難道會有什么坏思想？”
想了一陣覺得黃偉沒有啥，

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坏行
当。

想着微微舒开眉，
緊接着臉色又緊張：
“支部書記說話多嚴肅，
难道他是无風在起浪，
我輕信自己輕信人，
放过了特務不应当。”
想起了敌人心头恨，
十年前的往事湧心上：
“万恶的强盜还鄉团，
燒掉我房屋搶走我粮，
逼走我爸爸急死我娘，
臨走还把我臉砍伤，
血海的深仇不能忘，
难道还能讓敌人來猖狂！”

周來泉想到这里咬緊牙：
“是坏蛋，我不顧性命也要拚
一場，
敌人臉上可不寫字，
我應該提高警惕眼擦亮。”

暗沉沉的天空月光冷，
陣陣的西風吹得樹枝响，

周來泉离开工厂回家轉，
一路走來一路想，
他想的，不是天冷要添寒衣，
也不是，天黑心里慌，
他想的只有一件事，
黃偉这人到底怎么样。
想着想着起疑心，
有几件事情顯得不正常：
“黃偉的朋友特別多，
时常有各种人物來拜訪，
黃偉哪來这許多錢，
用鈔票，毫不放在他心上。
有一天，他們酒醉回家來，
大胖子忽然叫他李先生，
这一叫把黃偉酒吓醒，
臉色發白好驚慌，
我当时只以为酒醉叫錯人，
今天想來一定有文章。
別說黃偉生活腐化人隨便，
做事情可全不馬虎很穩當，
他关心生產关心人，
船上的机器性能全都記在本
子上，

我們开会他注意，
經常向我問情況。”

周來泉想得緊張走錯了路，
他不進前弄走進了后弄堂，
懶得回头走回去，
就从后門進廂房。

周來泉心存疑問細思量，
黃偉現在不知怎么样？
剛想跑近黃偉門前去張望，
只听那咿呀一声門兒响，
开门的不是別一个，
是黃偉，他露出一付親热腔。

黃偉拉着周來泉，
說到他房里去談家常。
黃偉这股親热勁，
在过去，來泉看來很平常，
今天心里在怀疑，
感覺和从前就不一样。

勉強跟他進了房，
不知怎样說開場。
不等周來泉先开口，
黃偉已經开了腔：
“支部書記找你談点啥？”

莫非叫我們把眼睛擦擦亮？

肅反人人有責任，
這事我們應該來擔當。”

黃偉說了微微笑，
來泉一听心里有些慌：
他怎么知道支部書記找过
我？

他怎么知道要把眼睛來擦
亮？

他從來不談這些事，
(夾白)不对！

可能他在玩套鬼花样！
來泉想到这里警惕高，
假話來也用假話擋：
“支部書記找我不为啥，
要我把上級号召記心上，
每天少出十只坏鉤釘，
一年來節約黃金有四两。”

黃偉听了微微笑，
接着又來耍花槍：
“增產節約很重要，
可是肅反我們不能忘，
提高警惕理应当，

只要不把好人來冤枉。”

來泉听了心暗想：

“也好！”

我就探探他口气看他驚慌不

驚慌。”

周來泉裝做很誠恳：

“黃師傅，提高警惕理应当，

你的意見我接受，

你的言語我記心上，

常言道：平生不做虧心事，

半夜敲門心不慌。

我周來泉遇到敵人定不饒，

不管他姓李還姓王。”

周來泉邊說邊注意，

見黃偉，聽到姓李臉色慌，

他壓下驚慌裝鎮定，

臉上帶笑又開腔：

“來泉弟，對！

你的志氣很高尚。”

來泉心中已有底，

就把話兒扯到生產上，

敷衍片刻回房去，

再把黃偉之事細思想。

真是头脑清醒眼睛亮，

过去的事情想周詳：

“有一回，修大船，

我釘的二只鉚釘走了樣，

黃偉不叫我來把它來改正，

反教我把泥漿塗在鉚釘上，

鉚釘生鏽難檢查，

將來漏水也驗不出是誰玩的

鬼花样，

我当时害怕批評怕重做，

還說黃偉這個朋友肯幫忙。

有一回，造新船，

黃偉把底板划損傷，

出了岔子故意不報告，

偷偷找塊舊鐵板去補上，

當時我知道這件事，

因為他幫助過我也就不聲

張。”

周來泉想了一件又一件，

真是越想越緊張，

單是上面二件事，

對人民的危害難計量：

鉚釘有縫要漏水，

旧铁板经不起大风浪，
这艘船开到海里出了事，
多少生命财产要沉海洋！
(夹白)好危险啊！

周来泉想到这里心冒火，
等不得天明，想找支部书记
去说清爽。

来泉刚刚跨出门，
黄伟却偷偷紧跟上，
来泉走到黑暗处，
黄伟拔出尖刀刺向来泉背上

上；
周来泉猛听背后有声响，
往下一蹲，掉头抓住贼臂膀，

大声呼喊“捉特务”，
有人一听接着喊得响，
特务听到人声心慌乱，
要想鑽进小弄堂，
他撒开两条腿想逃走，
(夹白)站住！
人民警察已到場，
这条恶狼給抓住，
害人的特务終于落法網。
来泉說：“我过去真糊涂，
差一点放走一只狼，
要不是共产党指点我，
这恶狼还会隱藏暗处把人
伤。”

机警的高宝龍(評話)

上海市老閘區稅務分局 阮志浩 龐其凱

[表]一九五四年農曆大年夜夜里八点多光景，上海云南中路18弄里的海洞春旅館里來了一个旅客，此人身穿海虎絨領头的藍布列寧裝，头上戴一頂罗宋帽，高个子，一付三角小眼睛，二条粗眉毛，面孔上有几点小麻子，肩胛上背一只草綠色的背包，这付打扮，看起來好象外地來的一个干部，他一進門就問：“喂，房間有嗎？”

这天海洞春旅館的值班堂口服務員是高寶龍。高寶龍同志今年32歲，浙江杭州人，中等身材，面孔也生得清秀。現在他听到有客人，連忙过去招呼。

高寶龍：同志，房間有的。

[表]說完，領了这个客人走上扶梯，到二層樓17號房間門口，拿出鑰匙开了房門。

高寶龍：同志，你看这个房間好嗎？

[表]來的这个客人对房間里一看，房間虽小，也蛮

清爽，里面放着一只床，一只台子，一只靠背椅子，一只梳粧台，还有一些别的另碎东西。他就說：“好吧，就是這間吧！”

高寶龍看客人很滿意，就拿到客單准备填寫。

高寶龍：同志，你叫啥名字？啥地方來？到上海做啥？証件有
嗎？

[表]這是旅館里的老規矩，一定要問清楚的。這個客人聽高寶龍這樣問，連忙答應。

陳勛國：我叫陳德磊，剛從無錫來，到上海看朋友，順便買
一點縫紉機另件，住三四天就要回去的。

[表]一面說，一面在身上亂摸。

陳勛國：啊，我証件忘記帶了。

[表]高寶龍聽他說沒有帶証件，也就在到客單上
提一筆，根據這個陳德磊的講法，填上到客單，然后送到帳房間，登循環簿。回轉身來泡了一壺茶，倒好一面
盆面湯水，走到房間里，讓這個客人揩好面，收去面盆，
就到樓下做別的事情。大約隔了半个多鐘頭，這個陳
德磊從樓上下來，高寶龍招呼了一聲。

高寶龍：同志，出去有事嗎？

陳勛國：到朋友家去拿行李。

[表]說完，這個陳德磊就出去了。在十點鐘光景，
外面打來一只電話，高寶龍一听，原來是陳德磊打來的，說在朋友家吃年夜飯，要晏一點，大約要過半夜三

点鐘才回來。說完，電話挂斷。高寶龍也沒有在意，大年夜在外面吃年夜飯，也不算啥。

天剛亮辰光，陳德磊回來碰門了。高寶龍因為值夜班，就睡在大門口，聽到有人碰門，問清碰門的是陳德磊，就披一披衣裳爬起來，開了門，讓陳德磊進來。這時候的陳德磊眼睛蒙矓，一看就看得出他是一夜不曾合過眼睛。高寶龍送他到二樓 17 号房間後回到楼下，要想困，困不着了。

為點啥呢？高寶龍想起這個客人出去辰光，說到朋友家里去拿行李，現在並沒有拿來，再看這個客人好象一夜沒有困過，那末這一夜到底在啥地方呢？再一想：年歲邊到上海來辦貨的客人只有回轉去，而這個客人反而到上海來。年初頭上，大家要過新年，店家也要休息休息，難道這種年常舊規不懂嗎？再有，他填到客單時說剛從火車站來，怎麼又要到朋友家里去拿行李呢？這樣前后矛盾，明明是毛里有病！

高寶龍認為可能這個客人不是正路貨，是不是會趁上海居民都在準備過年辰光進行挖壁洞偷東西做賊？這倒應該提防。

陳德磊在年初一早晨五点多鐘回來以後，一直睡到下午五點鐘左右才起來，連中飯也沒有吃。他起床後揩好面就蹲在堂口里和職工聊天，起初談談生意經，後來談到上海的市面，也談到治安方面。

陈勋国：上海的治安工作做得很不差呀！

职工甲：是的，人民政府依靠群众办事，还能不好？

陈勋国：是的，是的。嘿，公安局现在还要查房间吗？

职工甲：要查的。

陈勋国：是不是也到此地来查？最近来查吗？

〔表〕当时高宝龙也在旁边，插上来说话。

高宝龙：同志，公安局查房间是为了保护客人安全。

陈勋国：是啊！不过看见查房间有点吓。

高宝龙：好人吓点啥？只有坏人才吓得发抖！

陈勋国：是呀！是呀！

〔表〕陈德磊说是呀是呀，高宝龙心里更加怀疑。

为什么他要问查房间的事情？难道真的来路不正？

大概谈到九点多钟，陈德磊回到房间里去了。高

宝龙想：“我应该对他进一步注意！”

要注意他，一定要知道他在做些什么。高宝龙就到17号房间的板壁缝去张望，因为旅馆房间的板壁是用木板拼起来的，望进去倒也很清爽。只見陈德磊在房间里拿了日记本在抄信，一面抄一面东张西望，鬼头鬼脑。抄好以后，拿信一摺，甩在地上。又觉得不大妥当，就划根火柴把信烧掉，把灰倒在痰盂里。以后，就熄灯睡觉。

高宝龙看在眼里，不觉更加怀疑，想：这个客人肯定有问题，也不象是一般问题，一定要加紧注意他！当

晚，整整一夜他都沒有放松对 17 号房間的注意。農曆年初二早晨，高寶龍本來要到親戚屋里去拜年，为了監視陳德磊，牺牲了休息時間，故意在店里帮助日班同志做打扫房間清潔的工作。十点多鐘时候，17 号里的陳德磊开了房門，打算出去了。

高寶龍：陳同志，辰光还早，为啥不多睡一歇？

陳勛國：我去看朋友。

〔表〕陳德磊說完，下楼梯出去了。高寶龍走進房間做打扫清潔工作。他看到梳粧台上有半盒卡片，卡片上面印的是“陳勛國”三个字，在左角上还印了“东北沈陽”四个小字。高寶龍看到卡片，覺得这是条線索，就把它抄在日記本上。

下午，这个陳德磊回來了，一直到六点多鐘吃过夜飯，又要出去了。他拿了一張紙头跑到楼下，找到高寶龍。

陳勛國：喂，茶房，我有一張留条，假使有个姓王的朋友來找我，关照他在我房間里坐一歇，我就要回來的。

〔表〕高寶龍接过便条，对便条上一看，只見上面寫道：“老王，我出去一次，馬上回來，請你在我房間里等我。”下面具名是“陳勛國”，和卡片上的一样。高寶龍故意問他。

高寶龍：陳同志，留条上名字是你嗎？

陈勋國：唔，是我。

[表]不等話音落地，人走出門了。陈德磊就是陈勋國，已經沒有什麼疑問了，但为什么要用两个名字呢？陈德磊也好，陈勋國也好，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呢？高宝龍还在研究和觀察。

从六点等到九点多，那个姓王的人沒有來过。这个陈德磊倒回來了。高宝龍告訴他姓王的客人沒有來，这个陈德磊也沒有多說什么，一直走進房間，才回轉身子，对高宝龍說。

陈勋國：茶房，我有事会喊你，我不叫不要隨便开我房門。

高宝龍：你不叫，我也不会來的。

[表]陈德磊一边說，一边把房門“砰当”关上，好象有重要事体。高宝龍仍旧到昨日的老地方去看壁脚。里面的陈德磊和昨日一样的在拿筆抄信，两封信一共抄了一个多鐘头。抄好后拿信燒掉，將灰先倒在痰孟里，再把痰孟又放在床底下。看看事情舒齐了，就坐在凳上抽烟，一口接一口。眼珠到处轉，象在动啥腦筋。

突然，这个陈德磊站起來，把痰孟里的灰倒在馬桶里，再拿茶壺里的茶水蕩了蕩痰孟，也倒到馬桶里。这时痰孟里很清爽，再也看不出有灰的痕迹。

这些事情，和以前的几件事情联系起來，前面已提到过的：第一夜沒有回來；言語前后矛盾；办貨不在當口上；填到客單用化名；打听公安局对旅館查房間的

情况，再加上这次烧信，足足有六个疑点。这些问题在高宝龙脑子里翻来复去，总觉得这些不象是小偷的行为，会不会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分子？

高宝龙这时想到过去里弄整顿时，这些反革命分子所做的恶事，自己从前在旧社会里，也尝到过这些坏家伙的味道，为了门开得慢了点，给包打听拳打脚踢；同时想起报纸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的残酷面目，从心底里恨出来。

他又想起公安局同志开会报告当中，经常指出旅馆是复杂的场所，反革命分子往往把旅馆作为歇脚地，公共场所的职工兄弟要协助公安局，注意这些可疑的人。想到这里，就想马上去报告公安局。再一想，不对。到公安局去要一些时间，我去报告，人跑掉了怎么办？有了，打电话。

高宝龙走到电话机前面，手正要拿听筒，念头一转：慢！

原来高宝龙想到一个问题：电话机上头就是17号房间，现在夜深人静，打电话声音很容易给楼上的人听见，假使给他溜脱，怎么办呢？一动脑筋，有了！高宝龙去找另一个职工郑桂生。

高宝龙：老郑，我发现17号房间里的客人言语、行动有问题，我要打电话报告公安局，恐怕被他听见，现在我想和你搭挡，你只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